

清代貴州名賢像傳第一集第二卷目錄

花杰	一
莫與儔	五
張日鼓	九
但明倫	一四
黎恂	二〇
陶廷杰	二九
唐樹義	三三
蕭光遠	四五
鄭珍	五一
莫友芝	七〇
張琚	八一
黃輔辰	八五

花
杰



花
杰

花 杰

花杰，字建標，一字曉亭，又號荷士。嘉慶戊午科舉人，聯捷成進士，選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館改主事，以大學士朱珪重其才奏仍留館，旋授編修，擢陝西道監察御史。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。丁卯充廣東鄉試正考官，遷禮科給事中。戊辰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。己巳以言事鐫級。辛未給吏部奏請對品捐復郎中。次年選授刑部安徽司郎中。旋丁父憂回籍，巡撫景敏延修貴州通志。服闋復入京，選刑部浙江司郎中，總辦秋審事宜。己卯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。俸滿記名，以繁缺知府用。庚辰簡放四川重慶府知府。道光甲申調任成都府知府，升鹽茶道。己丑升授直隸按察使，署布政使。辛卯隨扈春圍，調四川按察使。癸巳會同四川提督楊芳辦理越巂馬邊軍務，戴花翎，升授福建布政使。甲午入覲，以越南有警，特調廣西布政使。丙申護理巡撫，兼代學政。丁酉調江西布政使，卒於官。當官御史時，與蜀人胡大成皆號爲敢言。杰尤審審諤諤，持正不阿，氣骨嶙峋，風稜峻邁，直聲震天下，風紀爲之一肅。時人謂之殿上虎，又或稱曰花老虎。參會試總裁戴衢亨狀元洪瑩一事，尤爲朝野所艷稱。再蹶再起，不以險夷易操守。奏章上後，卽自焚稿，不以示人，故不傳於世。丁憂回籍，纂輯省志，體例完密，鄉邦文獻賴以不墜。又捐資增建貢院號舍，以嘉惠士林，時謂之花家號。總辦秋審事務，慎重詳明勿枉勿縱，衆咸敬服。迨一麾出守，大爲歷任總督蔣攸銑等所倚重，數與特薦，特升四川鹽茶道。川

省私梟充斥，完課不前。杰竭力整頓，日有起色。按察直隸，平反冀州人朱學武京控張大白強姦斃命一案，得議敘。越舊馬邊軍務除暴安良，民賴以安。越南徭匪農文雲之役，關係邊防尤爲勞瘁。到江西任後，以贛省連年荒歉，錢漕課稅，民欠累積，州縣難於催科。杰方妥爲籌辦，期裕國帑而厚民生，遽以疾卒，年六十歲。生平尤長於文學，嘗與張船山，吳山尊，嚴匡山，白小山，宋芷灣，鮑覺生游，出其緒餘，馳騁誦蕩，一發於詩歌。又本工書，當世重其節概，愈重其書，尺縑寸楮人爭寶之。教子極嚴，子亦能世其家。雅善韜晦，奏稿既不以示人，而從政之大者亦不留牘。其實倪齋詩鈔則其子詠春所彙刊者也。後生小子僅得於輿寄之餘稍窺襟抱，惜哉。

附錄

陳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，杰字曉亭，貴筑縣人，嘉慶戊午舉人，已未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改主事，以朱文正公薦授編修，改監察御史。丁卯典廣東試，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，遷給事中。曉亭居諫垣，號爲敢言，時人比之殿上虎。以勸戴文端徇庇蘆商查有圻，及讀卷舞弊，罷官。文端尋嘗廟親信大臣，天下壯之。聞曉亭具疏劾文端時，入東華門，途遇文端。文端曰，今日花給練有何封事，曉亭曰，乃劾公也，其仇爽如此。捐復，補刑部郎中，出爲重慶知府，遷鹽法道，再遷直隸按察使。辦馬邊夷務，歷廣西福建江西布政使，卒於官。有寶研齋詩鈔四卷。

凌陽黔故掇拾云，花蒨士先生教子極嚴，嘗見其家書曰，重恩閣，接汝信知汝大病一場，死而復生。汝之做人亦當如爾之病，死而復生，以後庶有進境。汝試思汝有何本領居然會進士。汝現任中書猶以爲抱屈，汝思么爺爺僅以廣文終，四叔則將近六十始選得一知縣，至外祖則并求一廣文而不得。卽以我而論，二十二已入詞林。二十八已授御史，彼時我以爲不過十二品可計日得矣，豈知中遭折挫，至五十歲始得選二十八時多難冠乎。汝身在極樂之境汝不自

知，猶以爲苦，所謂拂人之性，災速夫身也。汝在京中，如同年同鄉同衙門及前後輩有品有學者與之親近。講求做人
居官道理，自然會上進。中書做卿相者亦不乏人，豈必翰林部曹始可飛騰耶。汝平日喜人奉承，過規諫友則以爲忌
汝，遇便佐友則以爲愛汝，此汝所以行年三十而尙質實也。功名若是意想可得，則人人皆可卿相，有此易事乎。汝病
出一身惡汗，瀉一腔熱血，汝從此當除一切妄想，洗一切舊染，卽是汝之福。我亦幸有子，豈不甚善。倘或不知狂
省，將不知所終極矣。顛狂癡迷，熱中之病可勝道哉。此諭。

莫與儔



莫與儔

莫與儔

莫與儔，字猶人，獨山州人。嘉慶四年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館改知縣，授四川鹽源縣。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，貧人鬻產存賦，久輒逃亡。與儔責賦富人，而貰其隱占之罪。河西有甯遠子稅所，府隸橫征。與儔言病民，得裁去。木裏喇嗎左所，有山產銀銅，郡守徇奸民之求，請布政司符縣開礦。與儔查知出銀之山實土官經堂所據，土人重經堂視祖廟，且開廠聚衆，滋擾夷境，患且不測，力持不可。上游是之，檄往復勘。至則礦山者果在土官經堂右，其衆嚴兵以待，瞻與儔貌，又聆溫語，皆解甲羅拜。縣令入土司境，居有供，行有餽，與儔盡卻其物，又縣諸禁。比還，老幼遮道，多有垂涕者。舉治行卓異，以父憂去職。服闋，事母十四年，終養後，改遵義府教授。創祠祀漢三賢於學宮左，日以樸學倡。其徒舉閩若璩六經宗服鄭，百行法程朱之勝，以樹依歸。其於一代專經大師所爲故訓，如易惠氏，書閻氏，詩陳氏，禮江氏，說文則段氏，王氏父子，未嘗隔三宿不言。其示諸生謂，學莫先於正趨向，趨向之正不正，視乎義利之明不明。又謂，讀書當求實用，經典所載孰非師法，言言而求諸身，事事而思其用，則讀一卷書自有一卷書之益。遵義之人爭就受業，學舍不足，僦居半城市。道光二十一年卒官，年七十九。自來言都勻地理者，率自五代後始有據依，與儔參互史籍，作都勻府南齊以上地理考。所爲書有二南近說四卷，仁本事韻二卷，詩文雜稿四卷，門人鄭珍，子友芝，

並通許鄭之學。

附錄

曾國藩翰林院庶吉士選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云，君諱與傳，字猶人，一字傑夫，貴州獨山人。先世居江南上元縣，有名先者，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。因留守家焉。三傳至如爵，累官游擊，君高祖也。祖嘉能，考強，州學附生，兩世皆以君貴，敕封文林郎，翰林院庶吉士，她皆封孺人。君少隨兄與班讀書發聞，兄沒持期服，不與有司之試。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，明年己未成進士，改翰林院庶吉士，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。六年散館改知縣，署四川茂州，徙鹽源縣知縣。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，貧人斲產，售九存一，仍輸全賦，久輒逃亡。君按籍實賦富人，而貰其隱占之罪。河西有寧遠子稅所，府隸犍征，君上言說所非病民，得裁去。木裏喇嗎左所山產銀銅，郡守徇奸民之求，請布政司符縣開礦。君持不可，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，朝廷特犍廢之，非真利其土也。彼土菽糲不足於食，朝定開廠，暮聚萬人，運夫倍之，不幸鑛礦寡耗，衆散爲盜，非土司受其殃，則吾蜀承其敝。且奸民所呈地圖，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，今得左所人訊之，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卽經堂山也。貪小利，賈大釐，事誠不便。大吏臆君狀，檄君往左所覆勘。春暮鏟雪而行，至則礦山者果在其經堂右，其衆嚴兵以待，既瞻君貌，又聆溫語，乃皆解甲羅拜，謝使君幸寬我居，世世不敢忘。故事縣令入土司境，戶率錢二百五十，雜市雞豚百物，居有供，行有餽，君盡却其物，又縣之禁。比還，老幼遮道獻酒，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，墮咽苦不得前。由是舉治行卓異，政以大成，充甲子科鄉試同考官，以父憂去職。服闋，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，遂以終養請，凡事母十有四年，入則奉衣索聚，聽於無聲，出則生徒雲從，多父而樂。既除母喪，吏部檄之復起。君北行至襄陽，嘆曰，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，今能老而說隨耶。立歸，請改敘職，選選義府學教授。選義之人習聞君名，則爭奏就而受業，學舍如廬房，又不足，乃僦居半城市，且暮進諸生而詔之，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，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。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，乃不越洒掃應對日用之常。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，其稱易惠氏，書閻氏，詩陳氏，禮江氏，說文詁釋有段氏王氏父

子，蓋未嘗隔三宿不言，言之未嘗不津津，聽者雖愚滯，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。久之門人鄭參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，充然西南碩儒矣。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，春秋七十有九。將絕，戒曰：貧不能歸葬，葬吾遵義可也。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田山。配唐氏，繼配李氏，子九人，希芝，次癘，次方芝，州學增生，秀芝，友芝，辛卯科舉人，庭芝，拔貢生，瑤芝，生芝，州學附生，祥芝，湖南候補縣丞。女七人，孫十一人，曾孫五人。君所爲書，有二南近說四卷，仁本學韻二卷，詩文雜稿爲族子攜至廣西佚去。友芝綴輯編爲四卷。友芝又別記君言行，爲過庭碎錄十二卷，既葬十有八年，友芝以書抵國藩，乞爲文表其墓。當乾隆之季，海內矜言考據，宗尙實事求是之說，號曰漢學。嘉慶四年，仁宗親政，大興朱文正，儀徵阮文達，以巨儒爲會試總裁，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，王引之伯申，張惠言皋聞，郝懿行蘭皋，皆以樸學播聞中外，科目得人，可云極盛。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，及君出而爲吏，恩信行於異域，退而教授，儒術興於偏陬，校其所得，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爲多寡，未易遽定也。余爲表章一二士之孤行，而憂無和者，可自壯也。

鄭珍書莫猶人先生稟陳鹽源縣甲子李豹子滿銅廢廠稿後云，治國如治家，然山之產鉛銅猶雞豚之生子也。夷漢之分，猶僮隸之與子姓也。雞豚久畜必少生，遂不生，殺之而更畜可也。僮隸與子姓訟不必子姓直，斷之以理皆服矣。今之爲國者，必欲雞豚至死生子，而子姓決不可曲於僮隸也，悲夫。銅鉛之產病猶在官。若雲南之回回，貴州之苗類，岷屯蟻集，破郡屠邑，至今數年，斯民塗炭極矣，而禍猶未已。原其始，實皆伸子姓，抑僮隸致之。讀莫猶人先生處分夷地，請銷敗廠三稟稿，感喟世道，益增泣然。因識數行於卷末。



張日晷

張日晷，字曉瞻，清鎮人，寄學貴筑。父德巽，乾隆壬午優貢，歷官都勻，開泰、定番、學博。日晷生而稟異，至性過人。年數歲，父游廣西，主講秀峯潯江書院，未歸，母支氏親教之讀，過目不忘。甫九齡，隨父之開泰任，計一年，所讀十倍於閭塾。繼隨任定番，日侍父母左右，溫清定省未嘗一日缺，餘惟以讀書爲事。嘉慶壬戌，父卒於官，哀毀盡禮。日晷是時已有孝子名，扶櫬歸葬，一貧如洗，所餘僅破屋數間，荒園一畝。饔飧不繼，則採蔬和粥食之，以爲常。雖孤苦零丁而不廢學，每至夜分，不中程不止。年十五，補博士弟子員，尋食餼，試冠軍。歲赴貴山讀，春去冬歸。年十九，應庚午科鄉試，以第一入列賢書。丁丑成進士，殿試第一，入翰林。迎母至京，日奉版輿以行，歷七千里無倦色。道光辛巳壬午分校禮闈，乙酉典試湖南，戊子再放河南典試。由武英殿提調出守四川敘州府，捐廉置勵節堂，買田收租，籍孀婦之無依者。旋調成都府知府。成都爲蜀中首郡，治理尤難。日晷以道德爲經濟，恩威並著，教養兼施，如辦賑一事，川民賴以全活者億萬家。折獄如神，民至今稱之。及轉建昌兵備道，巡行邊境，設險置守，先事預防。厥後任按察使，殫精竭慮，剔弊推恩，枉者伸之，屈者直之，而尤警惕於法無可貸，情有可原二語。迨陞河南布政使，值河患，賑卹頻仍，誓告吏人不使私毫剋減。計前後所捐施粥糜藥餌袴襦廬舍之費約三萬餘緡。道光二十六年八月，陞授雲南巡撫。

九月母疾，日晷衣不解帶，湯藥親嘗，拜疏籲懇給假二十日，俟母病愈起程，而母疾卒不起，一慟幾絕。從此蔬食，食粥茹素，三年寢苦枕塊，不離榻側，其受溼致病，卒至沉痾，未始不原於此。二十七年二月，扶輓抵里，則芒鞋筭笠，營葬盡禮，廬於墓側，朝夕奠獻。每憶母言，輒淚涔涔下。服闋，在籍受任雲南巡撫，力疾赴滇。到任以後，即清理滇中積弊，政治一新。所有文件必親裁奪，手不停披，夜三鼓猶未就寢，五鼓即起決公事。厥疾日復一日，延至七月卒於官。蜀豫滇黔人士先後以名宦鄉賢請入祀，皆報可，其遺澤遠矣。

附錄

陣田黔詩紀略後編傳證云，日最本名日暄，字東昇，號曉晴，清鎮人。嘉慶庚午舉人，丁丑進士，朝考第一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充道光辛巳壬午鄉試同考官，甲申大考二等，賞卷綴，乙酉戊子典湖南浙江鄉試。出爲敘州知府，刻樹桑百盆書以勸民，創勵節堂以贈節婦貞女之無依者。政暇招諸生於署，講晰經義語錄，添設書院膏火。郡屬馬邊屏山等縣，毗連猓夷，令附近居民建修碉堡，編聯保甲，民賴以安。調成都知府，府事繁，令書吏每十日將審轉議詳審詳各案，開列四清單送閱，舊管新收開除現在期內催請，違者責懲，故案無留積。遷建昌道時，越嶲夷反，與總兵督兵勦。以防邊之法莫善團練，不但濟勦撫之窮，且可爲久安之策。凱撤後，招復逃亡，編集練勇，使聯絡聲勢，移營添兵，修築碉堡，爲海棠地方建城，以資保障。遷浙江鹽運使，再遷湖北按察使，調四川按察使。於獄成後必重加推究，平情度理。嘗語人曰，吾辦案凡真情節不可改易，昨某案察核供招覺多疑竇，茲研訊果確，吾不以平反爲能，而使多人受嚴議，飭其另稿改辦。屬吏來謁時，必苦口告戒，屬其加意慎重，勿委託於人，而漠不經意，功名身外物，獨不爲子若孫留地步乎。遷河南布政使，時河決中牟，值祥河工甫竣，兩次被災至二十五州縣之廣，卒工賑濟

籌備銀至一百九十餘萬兩，穀至三十萬石，庫款支絀，卒無缺乏。日必馳詣散賑，卓午未食。散放銀錢必手爲籍記，警戒僚屬官吏，多盡一分心，災民多受一分惠。寒河秦黠向資給於民，令官自行採買，不爲民病。於五門外隙地捐俸構屋，安戢災黎，儼成村寨。民感頌，號曰太平莊。擢雲南巡撫，未行丁艱。服闋，即家起雲南巡撫。府道來謁，卽令開具所轄州縣佐雜校官切實考語，再加印證訪察。卽出老者之賢否亦可知矣。歲餘卒官，祠鄉賢，四川雲南名宦。曉瞻善鑒拔，典湖南試得李文恭星沅，陳員外思詩。及官成都，府試得羅生文光，卷已爲閱卷者批抹矣，重加拂拭，拔置第一，是科旋領解。時典試者爲李文恭，沈澶一氣，傳爲美談。雅好藏書，建清分閣，庋列數萬卷，手自勘校，亂後散失殆盡。余得所校儀禮韻言，丹黃燦列，一字不苟。官河南時，錢儀吉蒐輯經史，爲助刊資，所著有庶常集二卷，編修集一卷。

凌惕安黔故掇拾云，清鎮張曉瞻先生，少年孤露，備涉艱辛，閨閻疾苦，尤所洞悉。故折獄主精，民服神明。當典鄧成郡時，有某紳無子，欲立弟之子爲嗣，外任時，遣弟歸置產，契約命書其兩子名以界之。後與弟不和，弟既沒，索契傳田。其姪匪契弗與，弟之婦情追致訟，始於道光八年，案懸莫結。至是某紳復以犯尊爲詞，促審。先生查悉其底蘊，手書數百言付抱告，揆理酌情，爲籌全策，期無失前好，永息後爭，語意殷諄，不惜詞費。某紳愧悟，雅敬畏之，亦遽斷而息，傳頌一時，其手書云，諭抱告家人陳裕，案經屢訊，揆理酌情，籌思熟矣。處人骨肉不能不委曲求全，疊次諭爾歸告主人，恐傳語失真，致案懸莫結，特手錄要言，以便記誦歸述。此案訟爲犯尊，構訟之由在匪契，其故祇由於不和。仲氏既歿，無望，翻然悔悟以歸於和矣。然使姪能事伯，弟雖沒而猶生。爾主人年逾古稀，尙虛子息，念宗祧之重，思弓冶之傳，感暮境之寂寥，憫猶子之孤露，以理以情，立繼爲亟。三子之中，幼者皆嶄然見頭角，擇而嗣之，布几筵以告廟，爲酒食以召鄉黨友朋，伯既有兄，姪亦有父。蕭氏與恪喜其子若弟之得所依，欣欣然和氣蒸於一堂矣。然後量其所有，酌爲分授，察其賢否，別其親疏，多寡重輕，惟我所命，契不索而自歸，此上策也。前策不行專論田產。匪契之訟始於道光八年，今如故耳。弟何以匪兄之產，爲其契嗣二子名耳。夫使弟爲兄釐

產，而書其子之名，以爲占爭地，則契不可以不追。今爾主人則曰：是吾所命也，此產以畀吾姪，故書之，慮吾兩姪之爭，故並書之。嗚呼，仁人君子之愛其弟以及其姪，固如是摯且周也。孺子誠不可撫，初心固未忍忘。痛₆₆弓之既斷，何墮甕之足顧，委而棄之，此中策也。雖然，廉吏固無餘財，暮齒尤資顧養，以朝廷匪₆₇之味，而卑幼坐享其成，徒使賢者損其志，愚者益其禍，此亦疏大夫所爲長慮却顧者也。田宅莫非其有，予奪宜統於尊，昔非有意市恩，今豈或嫌於吝，量其衣食足給，餘悉取而歸之，誰曰不可。今爾主人欲追契以傳田，俟田之既傳，分以八百金。八百豈不多，惟以數百而易數千之契，婦孺豈能翕然。且此契實於王冷氏五百金，歲有加息。其田私賃劉姓三十金。償債尙有不敷，食用更何所出。既肯量給，莫如中分金，契六千給金，除原取押租外，不足四十，以半給之，蕭氏母子自還王劉二款，所餘數百金，足以存活，仍令厚德，永息訟端，此下策也。正案既定，乃科₆₈犯賄之罪，並究彼助勢之人，皆餘事易易耳。舍此三策，別無可斷，少婦幼子日栖₆₉旅邸之中，僕僕於公堂之上，不能不遺之使歸。而劉姓之索個價者來控矣，王冷氏之索田契者踵至矣，展轉拖累，豈有窮期。案既終懸，原契仍歸蕭氏承領，是₇₀審訊訟，徒增煩惱，於事毫無所裨，日後爭競仍未有已。爾備述之，爾主人必當擇而從也。

又云，張曉瞻先生籌₇₁子薛井烹茶二圖，余嘗獲觀課子圖，蓋所以誦母德，而烹茶圖則典郡成都時寄興之所作也。圖詠極多，當時名公鉅卿，名流學者，鴻篇鉅製，美不勝收，可寶也。

但明倫



但明倫

但明倫，字天敘，號惇五，一字雲湖，廣順州人。嘉慶庚午舉人，己卯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擢御史。奏疏十餘上，不事彈劾，所議皆當世要務，關係國計民生者。道光辛巳戊子典湖南浙江鄉試，癸未分校禮闈，尋以京察授湖南岳常澧道。釐案牘，理冤抑。庚寅洞庭湖異漲，親掉小舟勘履，所至災黎賴以安者幾萬家。會丁艱，服闋入都，授山西河東道。地故產鹽，運銷山西河南陝西三省。有奸商欲於正額外謀私利，明倫燭其奸，剔除之。鹽池至王官峪百二十里，山石崎嶇，鹽車恆苦傾覆，捐廉鏟除，道路砥平，商民稱便。姚暹隄有障水隄，每夏霖雨積潦，卽潰決，爲鹽池害。明倫議籌款十萬修築之。已而趙城教民戕官焚署，刼獄拒城之變起，明倫手定大難，以勞績擢山東鹽運使。旋以失察被議，鵬級以知府發湖北補用。歷署荊州襄陽鹽法道，補鄖陽府知府。黃州之武穴鎮爲私鹽出沒之所，奉大府檄飭緝私梟。匪聞明倫至，皆斂迹去。襄陽舊有教匪，傳牛八清茶大乘諸色目，官莫能治，在任三月，擒獲按治，自梟示以罪各有差。人皆讐服。荊州萬城隄袤沿一百數十里，庚子夏，江汛甚漲，水漫隄數寸，或尺許。明倫先期駐隄防護，聞中方城隄內潰，馳馬而往，至則民已奔逃，且勸速走。明倫坐於隄上，曰，隄決則荊州城不保，吾必以身殉之。爰鳴鑼集衆搶護，民皆奮力以從。閱三日搶成，而隄復陷三尺，長十餘丈，幸此三日內江水消退，所陷隄適與水平，衆皆以欽服。莅鄖陽

甫四月，而民風一變。旋擢江蘇常鎮通海道，去之日大雨如注，紳耆軍民跪送於泥淖中，不以爲苦。解纜後，猶有川送至襄陽者數百人。斯時英人擾粵窺浙，沿海戒嚴，明倫於嚴寒霜雪中，躬歷海壖，得大江險隘處曰鵝鼻嘴，是長江第一重門戶，以置礦添兵請於大府。牘凡五上，卒不得用，時道光二十一年冬也。次年二月，授兩淮鹽運使，佐任卽設立公局，首先捐廉以爲紳民倡。修城浚池，團練鄉勇，如臨大事。時英船猶在乍浦吳淞游弋也。旁觀或議其張皇，乃布置粗定，而六月八日英船卽由鵝鼻嘴揚帆直上，陷鎮江，城距揚僅四十里，居民聞江上礮聲不絕，人心驚恐，遷徙紛紛。揚州夙稱繁華，且運庫爲財賦所聚，慮英人垂涎，乃遷庫帑數百萬於清江河庫及淮安府庫。復遴委幹員率所練義勇，并募回僇數千人，密爲巡邏。移城外鹽義倉穀於城中，分賑貧窮，全活億萬。因典舖皆閉，乃自捐貲萬金易錢，分給各典，以濟貧人，俾登陴堅守。每親騎馬歷各城門，妥爲安撫。凡民間日用必需，如鹽米柴諸舖，皆令勿閉，而城內以安。英船塞瓜洲。距由關大江橫梗，乃於三壘河以漕艘數千隻載土石沉之。排釘大椿，作梅花狀，埋鐵錨以鉤其船。岸左右伏鄉勇，地中暗設地雷地礮，而城外堵禦之具亦備。又復開放人字等壩，河水陡落數尺。英人果以杉板船數百隻來犯，至三壘河，阻滯卻退。運籌決策，悉如所料，當英人陷鎮江時，請河督來揚鎮守，河督以方防夏汛，奏稱明倫紳民共戴，可保揚州。旨加按察使銜，揚州至清江一帶，責成防堵，准單銜具摺奏事。爰揚州防堵情形上聞，七月英船退出江口，收復瓜洲，水陸兩路皆告肅清。揚州自英船入江，相距僅數十